

## 《唐朝名画录》 唐 朱景玄

### 序

古今画品，论之者多矣。隋梁以前，不可得而言。自国朝以来，惟李嗣真《画品录》空录人名而不论其善恶，无品格高下，俾后之观者，何所考焉？景玄窃好斯艺，寻其踪迹，不见者不录，见者必书，推之至心，不愧拙目。以张怀瓘《画品》断神、妙、能三品，定其等格上中下，又分为三。其格外有不拘常法，又有逸品，以表其优劣也。夫画者以人物居先，禽兽次之，山水次之，楼殿屋木次之。何者？前朝陆探微屋木居第一，皆以人物禽兽，移生动质，变态不穷，凝神定照，固为难也。故陆探微画人物极其妙绝，至于山水、草木，粗成而已。且萧史、木雁、风俗、洛神等图画尚在人间，可见之矣。近代画者但工一物，以擅其名，斯即幸矣。惟吴道子，天纵其能，独步当世，可齐踪于陆顾；又周昉次焉；其余作者一百二十四人，直以能画，定其品格，不计其冠冕贤愚。然于品格之中略序其事，后之至鉴者，可以诋诃，其理为不谬矣。伏闻古人云：“画者，圣也。”盖以穷天地之不至，显日月之不照。挥纤毫之笔则万类由心，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。至于移神定质，轻墨落素，有象因之以立，无形因之以生。其丽也，西子不能掩其妍；其正也，嫫母不能易其丑。故台阁标功臣之烈，宫殿彰贞节之名，妙将入神，灵则通圣，岂止开厨而或失，挂壁则飞去而已哉？此《画录》之所以作也。

### 正文

国朝亲王三人（汉王、江都王、嗣滕王）

汉王元昌善画马，笔踪妙绝，后无人见。画鹰鹞、雉兔见在人间，佳手降叹矣。

江都王善画雀蝉、驴子，应制明皇《潞府十九瑞应图》，实造神极妙。

嗣滕王善画蜂蝉、燕雀、驴子、水牛，曾见一本，能巧之外，曲尽情理，未敢定其品格。

神品上一人（吴道玄）

吴道玄字道子，东京阳翟人也。少孤贫。天授之性，年未弱冠，穷丹青之妙。浪迹东洛，时明皇知其名，召入内供奉。开元中，驾幸东洛，吴生与裴旻将军、张旭长史相遇，各陈其能。时将军裴旻厚以金帛召致道子，于东都天宫寺为其所亲将施绘事。道子封还金帛，一无所受。谓旻曰：“闻裴将军旧矣

，为舞剑一曲，足以当惠。观其壮气，可助挥毫。”旻因墨旻为道子舞剑。舞毕，奋笔俄顷而成，有若神助，尤为冠绝，道子亦亲为设色，其画在寺之西庑。又张旭长史亦书一壁，都邑上庶皆云：“一日之中，获睹三绝。”又画玄元庙五圣千官，宫殿冠冕，势倾云龙，心归造化。故杜员外诗云：“森罗回地轴，妙绝动宫墙。”又明皇天宝中忽思蜀道嘉陵江水，遂假吴生驿驷，令往写貌。及回日，帝问其状。奏曰：“臣无粉本，并记在心。”后宣令于大同殿图之，嘉陵江三百余里山水，一日而毕。时有李思训将军，山水擅名，帝亦宣于大同殿图，累月方毕。明皇云：“李思训数月之功，吴道子一日之迹，皆极其妙也。”又画内殿五龙，其鳞甲飞动，每天欲雨，即生烟雾。吴生常持《金刚经》，自识本身。天宝中，有杨庭光与之齐名，遂潜写吴生真于讲席众人之中，引吴生观之。一见便惊谓庭光曰：“老夫衰丑，何用图之？”因斯叹服。凡画人物、佛像、神鬼、禽兽、山水、台殿、草木，皆冠绝于世，国朝第一。张怀瓘尝谓道子乃张僧繇之后身，斯言当矣。又按《两京耆旧传》云：“寺观之中，图画墙壁，凡三百余间。变相人物，奇踪异状，无有同者。上都唐兴寺、御注金刚经院，妙迹为多，兼自题经文。慈恩寺塔前文殊、普贤，西面庑下降魔、盘龙等壁，及景公寺地狱壁、帝释、梵王、龙神，永寿寺中三门两神及诸道观寺院，不可胜纪，皆妙绝一时。”景玄每观吴生画，不以装背为妙，但施笔绝踪，皆磊落逸势。又数处图壁，只以墨踪为之，近代莫能加其彩绘。凡图圆光皆不用尺度规画，一笔而成。景玄元和初应举，住龙兴寺，犹有尹老者年八十余，尝云：“吴生画兴善寺中门内神圆光时，长安市肆老幼士庶竞至，观者如堵。其圆光立笔挥扫，势若风旋，人皆谓之神助。”又尝闻景云寺老僧传云：“吴生画此寺地狱变相时，京都屠沽渔罟之辈，见之而惧罪改业者，往往有之，率皆修善。”所画并为后代之人规式也。

### 神品中一人（周昉）

周昉字仲朗，京兆人也。节制之后，好属文，穷丹青之妙，游卿相间，贵公子也。兄皓，善骑射，随哥舒翰征吐蕃，收石堡城，以功为执金吾。时属德宗修章敬寺，召皓云：“卿弟昉善画，朕欲宣画章敬寺神，卿特言之。”经数月果召之，昉乃下手。落笔之际，都人竞观，寺抵园门，贤愚毕至。或有言其妙者，或有指其瑕者，随意改定。经月有余，是非语绝，无不叹其精妙为当时第一。又郭令公婿赵纵侍郎尝令韩干写真，众称其善；后又请周昉长史写之，二人皆有能名，令公尝列二真置于坐侧，未能定其优劣。因赵夫人归省，令公问云：“此画何人？”对曰：“赵郎也。”又云：“何者最似？”对曰：“两画皆似，后画尤佳。”又问：“何以言之？”云：“前画者空得赵郎状

貌，后画者兼移其神气，得赵郎情性笑言之姿。”令公问曰：“后画者何人？”乃云：“长史周昉。”是日遂定二画之优劣，令送锦彩数百段与之。今上都有画水月观自在菩萨，时人又云大云寺佛殿前行道僧，广福寺佛殿前面两神，皆殊绝当代。昉任宣州别驾，于禅定寺画北方天王，尝于梦中见其形像。又画士女，为古今冠绝，又画《浑侍中宴会图》、《刘宣按武图》、《独孤妃按曲图》粉本，又画《仲尼问礼图》、《降真图》、《五星图》、《扑蝶图》，兼写诸真及文宣王十弟子卷轴等至多。贞元末新罗国有人于江淮以善价收市数十卷持往彼国，其画佛像，真仙、人物、士女，皆神品也；惟鞍马、鸟兽、草木、林石，不穷其状。

### 神品下七人

（阎立德、阎立本、尉迟乙僧、李思训、韩幹、张藻、薛稷）

阎立本，太宗朝官至刑部侍郎，位居宰相，与兄立德齐名于当世。尝奉诏写太宗御容，后有佳手传写于玄都观东殿前间，以镇九冈之气，犹可仰神武之英威也。

阎立德《职贡图》，异方人物诡怪之质，自梁魏以来名手不可过也。时南山有猛兽害人，太宗使骁勇者往捕之，不获。又虢王元凤忠义奋发，往射之，一箭而毙。太宗壮之，使其弟立本图其状，鞍马、仆从皆若真，观者莫不惊叹其神妙。又太宗幸玄武池，见鸕鷀鹑戏，召立本图之。左右误呼云：“宣画师。”立本大耻之，遂绝笔，诫诸子弟不令学画。先图秦府十八学士，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等，实亦辉映今古。惟职贡、鹵簿等图，与立德皆同制之。又云慈恩寺画功德，亲手设色，不见其踪迹。凡画人物、冠冕、车服，皆神妙也。李嗣真云：“立本虽师于郑法士，实亦过之矣。”后有王知慎者，亦师范于立本，甚得其笔力。立德乃神品，知慎乃妙品。

尉迟乙僧者，土火罗国人。贞观初其国王以丹青奇妙，荐之阙下。又云其国尚有兄甲僧，未见其画踪也。乙僧今慈恩寺塔前功德，又凹凸花面中间千手眼大悲精妙之状，不可名焉。又光泽寺七宝台后面画降魔像，千怪万状，实奇踪也。凡画功德、人物、花鸟皆是外国之物像，非中华之威仪。前辈云：“尉迟僧，阎立本之比也。”景玄尝以阎画外国之人，未尽其妙；尉迟画中华之像，抑亦未闻。由是评之，所攻各异，其画故居神品也。

李思训，开元中除卫将军，与其子李昭道中舍俱得山水之妙，时人号大李、小李。思训格品高奇，山水绝妙，鸟兽、草木，皆穷其态。昭道虽图山水、鸟兽，甚多繁巧，智惠笔力不及思训。天宝中明皇召思训画大同殿壁，兼掩障。异日因对，语思训云：“卿所画掩障，夜闻水声。”通神之佳手也，国朝山水第一。故思训神品，昭道妙上品也。

韩幹，京兆人也。明皇天宝中召入供奉。上令师陈闳画马，帝怪其不同，因诘之。奏云：“臣自有师。陛下内厩之马，皆臣之师也。”上甚异之。其后果能状飞黄之质，图喷玉之奇。九方之职既精，伯乐之相乃备。且古之画马，有穆王八骏图，后立本亦模写之，多见筋骨，皆擅一时，足为希代之珍。开元后，四海清平，外国名马，重驿累至。然而沙碛之遥，蹄甲皆薄。明皇遂择其良者，与中国之骏同颁，尽写之。自后内厩有飞黄、照夜、浮云、五花之乘，奇毛异状，筋骨既圆，蹄甲皆厚。驾馭历险，若乘輿辇之安也；驰骤旋转，皆应韶之节。是以陈闳貌之于前，韩幹继之于后。写渥洼之状，若在水中；移驪褭之形，出于图上。故韩幹居神品，宜矣。又宝应寺三门神、西院北方天王、佛殿前面菩萨及净土壁、资圣寺北门二十四圣，皆奇踪也。画高僧、鞍马、菩萨、鬼神等，并传于世。

张藻员外，衣冠文学，时之名流。画松石、山水，当代擅价。惟松树特出古今，能用笔法。尝以手握双管，一时齐下，一为生枝，一为枯枝。气傲烟霞，势凌风雨，槎丫之形，鳞皴之状，随意纵横，应手间出。生枝则润含春泽，枯枝则惨同秋色。其山水之状，则高低秀丽，咫尺重深，石尖欲落，泉喷如吼。其近也，若逼人而寒；其远也，若极天之尽。所画图障，人间至多。今宝应寺西院山水、松石之壁，亦有题记。精巧之迹，可居神品也。

薛稷，天后朝位至宰辅，文章学术，名冠时流。学书师褚河南，时称买褚得薛，不失其节。画踪如阎立本，今秘书省有画鹤，时号一绝。曾旅游新安郡，遇李白，因相留，请书永安寺额，兼画西方佛一壁。笔力潇洒，风姿逸秀，曹张之匹也。二迹之妙，李翰林题赞见在。又蜀郡亦有鹤并佛像、菩萨、青牛等传于世，并居神品。

### 妙品上八人

（李昭道、韦无忝、朱审、王维、韦偃、王宰、杨炎、韩滉）

李昭道，已附在思训传。

韦无忝侍郎，京兆人也。明皇时以画鞍马、异兽独擅其名。时人称号：韦画四足，无不妙也。开元天宝中，外国曾献狮子，既画毕，酷似其状。后狮子放归本国，惟画者在焉。凡展图观览，百兽见之皆惊惧。又明皇射猎，一箭中两野猪，诏于玄武门写之，传在人间，皆妙之极也。景玄窃以百兽之性，有雄毅逸群之骏，有驯狎顺人之良，爪距既殊，毛鬣各异。前辈或状其怒则张口，状其喜则垂头，未有展一笔以辨其情性，奋一毛而知其名字。古所未能也，惟韦公能之。《异兽图》后流落于人间，往往见之。今京都寺观之内，或有画处，凡攻马兽者，皆称妙绝。

朱审吴郡人，得山水之妙，自江湖至京师，壁障卷轴，家藏户珍。又唐安寺讲堂西壁，最其得意。其峻极之状，重深之妙，潭色若澄，石文似裂，岳耸笔下，云起锋端，咫尺之地，溪谷幽邃，松篁交加，云雨暗淡，虽出前贤之胸臆，实为后代之楷模也。故居妙上品。人物、竹木居能品。

王维字摩诘，官至尚书右丞，家于蓝田辋川，兄弟并以科名文学冠绝当时，故时称“朝廷左相笔，天下右丞诗”也。其画山水、松石，踪似吴生，而风致标格特出。今京都千福寺西塔院有掩障一合，画青枫树一图。又尝写诗人襄阳孟浩然马上吟诗图，见传于世。复画《辋川图》，山谷郁郁盘盘，云水飞动，意出尘外，怪生笔端。尝自题诗云：“当世谬词客，前身应画师”，其自负也如此。慈恩寺东院与毕庶子、郑广文各画一小壁，时号三绝。故庾右丞宅有壁画山水兼题记，亦当时之妙。故山水、松石，并居妙上品。

韦偃，京兆人。寓居于蜀，以善画山水、竹树、人物等，思高格逸。居闲尝以越笔点簇鞍马人物、山水云烟，千变万态。或腾或倚，或齧或饮，或惊或止，或走或起，或翘或跂，其小者或头一点，或尾一抹；山以墨干，水以手擦，曲尽其妙，宛然如真。亦有图麒麟之良，画衔勒之饰，巧妙精奇，韩干之匹也。画高僧、松石、鞍马、人物，可居妙上品，山水人物等居能品。

王宰家于西蜀，贞元中韦令公以客礼待之。画山水树石出于象外，故杜员外赠歌云：“十日画一松，五日画一石，能事不受相促迫，王宰始肯留真迹。”景玄曾于故席夔舍人厅见一图障：临江双树，一松一柏。古藤萦绕，上盘于空，下着于水。千枝万叶，交植曲屈，分布不杂，或枯或荣，或蔓或亚，或直

或倚，叶叠千重，枝分四面。达士所珍，凡目难辩。又于兴善寺见画四时屏风，若移造化风候云物，八节四时于一座之内，妙之至极也。故山水、松石，并可跻于妙上品。

杨炎，贞元中宰相，出贬崖州。气禀风云，文敌扬马。尝画松石山水，出于人表。初称处士谒卢黄门，馆之甚厚。久而知其丹青之能，意欲求之，未敢发言。炎遽欲辞去，卢公复苦留之。知其家洛中，衣食乏少，心所不宁，卢公乃潜令人将数百千至洛供之，拟取其家书，回以示炎，炎极感之，未知所报。卢公从容乃言：“欲求一踪，以为子孙之家宝尔，意尚难之。”遂月余图一障，松石云物，移动造化，观者皆谓之神异。后少有见笔迹者，亦可居于妙上品。

韩滉，德宗朝宰相。当建中末，值兹丧乱，遂兼统六道节制，出为镇海军、江浙东西兼荆湖洪鄂等道节度使、中书令、晋国公。按《唐书》：“公天纵聪明，神干正直，出入显重，周旋令猷，出律严肃，万里无虞。”然尝以公退之暇，雅爱丹青，词高格逸，在僧繇、子云之上。又学书与画，画则师于陆，书则师于张；画体生成之踪，书合自然之理。时车驾南狩，征天下兵。虽两浙兴师，劳心计，而六法之妙，无逃笔精。能图田家风俗，人物水牛，曲尽其妙。议者谓驴牛虽目前之畜，状最难图也，惟晋公於此工之，能绝其妙。人间图轴，往往有之，或得其纸本者，其画亦薛少保之比，居妙品之上也。

妙品中五人（陈闳、范长寿、张萱、程脩己、边鸾）

陈闳，会稽人也。善写真及画人物士女，本道荐之于上国。明皇开元中召入供奉。每令写御容，冠绝当代。又画明皇射猪、鹿、兔、雁，并按舞图及御容，皆承诏写焉。又写太清宫肃宗御容，龙颜凤态，日角月轮之状，而笔力滋润，风采英奇，若符合瑞应，实天假其能也，国朝闳令公之后，一人而已。今咸宜观内，天尊殿中画上仙，及图当时供奉道士、庖丁等真容，皆奇绝。曾画故吏部徐侍郎本行经幡十二口，皆在焉。又有女，亦能机织成功德佛像，皆妙绝无比。惟写真入神，人物士女，可居妙品。

范长寿，国初为武骑尉，善画风俗，田家景候、人物之状，人间多有。今屏风是其制也。凡画山水、树石、牛马，畜产，屈曲远近，放牧闲野，皆得其妙。各尽其微，张僧繇之次也。又僧彦悰《续画品》云：“其博瞻繁多，未见其亲迹，可居妙品。”时又有何长寿，亦与齐名，近代少见其画也。

张萱，京兆人也。尝画贵公子、鞍马、屏障、宫苑、士女，名冠于时。善起草，点簇景物，位置亭台，树木花鸟，皆穷其妙。又画长门怨词，攄思曲槛亭台，金井梧桐之景也。又画《贵公子夜游图》、《宫中七夕乞巧图》、《望月图》，皆多幽思，愈前古也。画士女乃周昉之伦，其贵公子、宫苑、鞍马，皆称第一，故居妙品也。

程脩己，其先冀州人，祖大历中任越州医博士，父伯仪，少有文学。时周昉任越州长史，遂令脩己师事，凡二十年中师其画。至六十，画中有数十病，既皆一一口授，以传其妙诀。宝历中，脩己应明经擢第。大和中，文宗好古重道，以晋明帝朝卫协画毛诗，图草木鸟兽古贤君臣之像，不得其真，遂召脩己图之；皆据经定名，任意采掇，由是冠冕之制，生植之姿，远无不详，幽无不显矣。又尝画竹障于文思殿，文皇有歌云：“良工运精思，巧极似有神。临窗时乍睹，繁阴合再明。”当时在朝学士等皆奉诏继和。自贞元后，以画艺进身，累承恩称旨，京都一人而已。尤精山水、竹石花鸟、人物、古贤、功德、异兽等，首冠于时，可居妙品也。

边鸾，京兆人也。少攻丹青，最长于花鸟，折枝草木之妙，未之有也。或观其下笔轻利，用色鲜明，穷羽毛之变态，夺花卉之芳妍。贞元中新罗国献孔雀解舞者，德宗诏於玄武殿写貌。一正一背，翠彩生动；金羽辉灼，若连清声，宛应繁节。后因出宦，遂致疏放，其意困穷于泽潞间。写《玉芝图》，连根苗之状，精极，见传于世。近代折枝花居其第一，凡草木、蜂蝶、雀蝉，并居妙品。

### 妙品下十人

（冯绍政、戴嵩、杨庭光、张孝师、卢棱迦、殷仲容、陆庭曜、蒯廉、檀智敏、郑俦）

冯绍政善鸡、鹤、龙、水，时称其妙。开元中关辅大旱，京师渴雨尤甚，亟命大臣遍祷于山泽间，而无感应。上於龙池新创，一殿，因诏少府监冯绍政於四壁各画一龙。绍政乃先于四壁画素龙，其状蜿蜒，如欲振涌。绘事未半，若风云随笔而生。上与从官於壁下观之，鳞甲皆湿。设色未终，有白龙自檐间出，入于池中，风波汹涌，云电随起，侍御数百人皆见白龙自波际乘气而上。俄顷阴云四布，风雨暴作，不终日而甘泽遍。（出《明皇杂录》）

戴嵩尝画山泽水牛之状，穷其野性筋骨之妙，故居妙品。

杨庭光画道像、真仙与庖丁，开元中与吴道子齐名。又画佛像，其笔力不减于吴生也。

张孝师画亦多变态，不失常途。惟鬼神、地狱，尤为最妙，并可称妙品。

卢棱迦善画佛，於庄严寺与吴生对画神，本别出体，至今人所传道。

殷仲容攻花鸟、人物，亦边鸾之次也。

陆庭曜画功德，时称第一。画天卿寺神，亦继踵于卢，抑亦次矣。

蒯廉性野，尝爱画鹤，后师于薛稷，深得其妙。

檀智敏时号檀生，屋木、楼台，出一代之制。

郑侑屋木、楼台，师于檀生，可居妙品。

能品上六人

（陈谭、郑虔、刘商、毕宏、王定、韦銮）

陈谭攻山水，德宗时除连州刺史，令写彼处山水之状，每岁贡献。野逸不群，高情迈俗，张藻之亚也。

郑虔号广文，能画鱼水、山石，时称奇妙，人所降叹。

刘商官为郎中，爱画松石树木，格性高迈。时有毕庶子，亦善画松树水石，时人云：“刘郎中松树孤标，毕庶子松根绝妙。”

毕宏官至庶子，攻松石，时称绝妙。

王定为中书，常僻于画。公政之外，每图像菩萨、高僧、士女，皆冠于当



代。每经画处，咸谓惊人。

韦銮官至少监，善图花鸟山水，俱得其深旨。可为边銮之亚。韦銮次之，其画并居能品。

#### 能品中二十八人

（陆滉、李仲和、李衡、齐旻、李仲昌、李仿、孟仲晖、高云、卫宪、程伯仪、杨辨、王拖子、姚彦山、冷元秀、谭皎、钱国养、张遵礼、张正言、沈宁、刘罄、李伦、尹澄、尹林、侯造、赵立言、曲庭、郑珽、卢少长）

陆滉功德，李仲和、李衡、齐旻，俱能画蕃马、戎夷部落、鹰犬、鸟兽之类，尽得其妙。又李仲昌、李仿、孟仲晖，皆以写真最得其妙。高云、卫宪、程伯仪，并师周昉，尽造其妙，冠于当时。然卫宪花木、蜂蝉、雀竹，以为希代之珍。杨辨、王拖子、姚彦山、冷元琇、谭皎、钱国养、张遵礼、张正言、沈宁、刘罄、李伦、尹澄、尹林、侯造、赵立言、曲庭、郑珽、卢少长，以上各负其志，并极其妙。程伯仪曾画东封图，为时之所宝。其余众手，皆有所能，不可具载，并称能品也。

#### 能品下二十八人

（黄谔、曹元廓、檀章、耿昌言、吴玠、田深、卢弁、陈庶、梁广、王肱、白旻、萧溱、萧悦、程邈、乐峻、项容、陈庭、董奴子、卫苧、陈净心、陈净眼、梁洽、裴辽、张涉、韩伯达、张容、僧道玠、李湊）

黄谔画马，独善于时，今菩提寺佛殿中有画，自后难继其踪。曹元廓、韩伯达、田深画马，筋骨气力如真。及卢弁猫儿，白旻鹰鸽，萧悦竹，又偏妙也。梁广、程邈、董奴子、卫苧、陈庶、梁洽，皆以花鸟、松石、写真为能，不相让也。檀章、耿昌言、吴玠、乐峻、项容、陈庭、裴辽、僧道玠，皆图山水，曲尽其能。陈净心、陈净眼，画山水、功德皆奇。王肱、萧溱、张涉、张容，皆士女之特善也。

#### 逸品三人

（王墨、李灵省、张志和）

王墨者，不知何许人，亦不知其名，善泼墨画山水、时人故谓之王墨。多

游江湖间，常画山水，松石、杂树，性多疏野，好酒，凡欲画图障，先饮。醺酣之后，即以墨泼，或笑或吟，脚蹙手抹。或挥或扫，或淡或浓，随其形状，为山为石，为云为水。应手随意，倏若造化。图出云霞，染成风雨，宛若神巧，俯观不见其墨污之迹，皆谓奇异也。

李灵省，落托不拘检，长爱画山水。每图一障，非其所欲，不即强为也。但以酒生思，傲然自得，不知王公之尊贵。若画山水、竹树，皆一点一抹，便得其象，物势皆出自然。或为峰岑云际，或为岛屿江边，得非常之体，符造化之功，不拘於品格，自得其趣尔。

张志和，或号曰烟波子，常渔钓于洞庭湖。初颜鲁公典吴兴，知其高节，以渔歌五首赠之。张乃为卷轴，随句赋象，人物、舟船、鸟兽、烟波、风月，皆依其文，曲尽其妙，为世之雅律，深得其态。此三人，非画之本法，故目之为逸品，盖前古未之有也，故书之。